

# 贼城

City of Thieves — David Benioff

[美]

大卫·班尼奥夫 — 著

有印良品 — 译



# 贼城

City of Thieves — David Benioff

【美】

大卫·班尼奥夫 — 著

有印良品 — 译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0-2564

David Benioff  
**City of Thieves**

---

Copyright © 2008 by David Benioff  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Agency, LLC.  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  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 
2010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贼城/(美)班尼奥夫著;有印良品译. —北京:  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0  
ISBN 978-7-02-008208-7

I. ①贼… II. ①班…②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42238 号

特约策划:吴文娟  
责任编辑:温哲仙  
封面设计:聂永真

**贼 城**

[美] 大卫·班尼奥夫 著  
有印良品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 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发行  
字数 228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9.75 插页 2  
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08208-7

定价:28.00 元

献给阿曼达和弗兰凯

如若城市沦陷，而有人独自逃离  
他将带上这座城一起踏上逃亡之路  
他将成为这座城

——齐别根纽·赫伯特

最终，申克觉得自己听明白了，他大笑起来。接着，他突然语气严肃地问：“你认为这些俄国人是同性恋者？”

“等战争结束时你就会发现。”我答道。

——库尔乔·马拉帕尔泰

我祖父是个拼刀子的人，他十八岁之前就干掉过两个德国人。我不记得到底是谁告诉我这件事的，好像一直就知道——就像我打小知道扬基队主场作战时要穿有条纹的球衣，而客场就披上灰色无条纹的战袍一样。可我不是生而知之的，但又是谁告诉我的呢？显然不是我爸，他向来不会和我分享什么秘密；当然也不是我妈，她一直忌讳且回避着去谈论不开心的、血腥的、畸形变态的那一套；不是我祖母，她熟知她祖国的那些传说——虽然大多数传说都相当可怕，像什么小孩子给狼吃掉了呀，或者被巫婆搞得身首异处呀——这些传说中根本就没有战争；当然当然，这件事更不是我祖父本人告诉我的。在我早年的记忆中，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，他很安静，有一双安静的眼睛，身材修长，在过马路的时候会牵着我的手。在我疯跑着大呼小叫地追赶鸽子或把糖蚊的胳膊、腿儿撕掉的时候，祖父通常都坐在公园长椅上读着俄文报纸。

我小时候住的地方离我祖父母只有两个街区，几乎每天都能见着他们。在贝里奇的铁道公寓那里，他们开设了一间小小的保险公司，主要服务于那些从俄国来的移民。我祖母总是在电话里推销保险，她让人着迷，她让人害怕……不管她用的是什么招儿，反正人们总会买她的保险，没谁能扛得住。祖父则做些案头工作，和纸张文件打着交道。我小时候总爱坐在他膝盖上，紧盯着他残缺的食指，那里那么圆润和光滑——从第二个指节处齐刷刷的断掉了——感觉上生来就是这么个样子。每到夏季，扬基队一开赛，收音机里就有转播。（在他过七十岁生日那会儿，我爸爸给他买了台彩电。）祖父这辈子也没有失掉他的口音，他从来不在选举中投票，也不听美国音乐，但他是一个忠诚的扬基粉丝。

九十年代后期，某保险集团想收购我祖父母的公司。在别人看来，人家出的价钱相当不错了，可我祖母还是去要了这个价儿的双倍。可想而知，那个集团公司跟我祖母进行了好一番讨价还价——我很想给彼公司一记忠告：跟我祖母搞这个，无非是浪费时间而已——到头来那家公司还不就是给了祖母她想要的价钱。在这之后，祖父母便秉承传统：卖掉公寓，搬到佛罗里达去了。

他们在墨西哥湾又买下了一所很小的房子。这幢房子是某建筑师在一九四九年建造的，如果这个人在那一年没被淹死的话，说不准能变成建筑大师吧。

房子是那种很结实魁伟的钢架结构，还给灌装了水泥，并且造在悬崖峭壁上，可以俯瞰整个海湾。这类房子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给退休的老头、老太太住的，他们搬到南方也并不是惦记着要在阳光里委顿、衰老，直到死去。大多数时间里，祖父总是坐在他的电脑前边，跟他那些老哥们儿网上聊聊天、下下国际象棋。祖母则在刚搬来的几周

里无所事事，无聊得抓狂，但很快她就在萨拉索塔<sup>①</sup>社区学院给自己寻谋了一份差事：给那些晒成小麦色的学生教授俄国文学。

我只去过她的课堂一回，看见那些学生无时无刻不因为我祖母的粗口、冷嘲热讽，还有对普希金诗歌的完美记忆而深感震撼和折服。

祖父母每天都在自家屋外的露台上吃晚餐，眼睛瞅着墨西哥方向的黑色海面。他们每晚睡觉时就让窗户洞开着，蛾子则用它们的翅膀扑扑拍打着纱窗。与其他同在佛罗里达的退休老人们不一样的，他们从不为犯罪和安全问题焦心。他们的前门从来不上锁，家里也没有什么报警装置，开车时不系安全带，大太阳底下当然也不涂那些防晒霜之类的劳什子。他们笃笃定定地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害死他们，除了上帝，但他们压根儿就不信上帝。

我住在洛杉矶，写着一些关于基因突变的超级变种大英雄那类剧本。两年前，一家编剧杂志约我写篇半自传性质的文章，写到一半时，我才发觉自己的生活是如此的乏善可陈。我并不是在抱怨，尽管有关我的经历的摘要读起来会相当乏味——学校，学院，奇奇怪怪互相八不挨的工作，研究生院，更多不靠谱的工作，更多研究生院，然后更多超级变种大英雄——迄今我却经历过不少好时光，但在费劲巴拉整理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认定我一点儿也不想再写关于我自己的生活了，连五百字都不想。我想写列宁格勒。

祖父母在萨拉索塔机场接到我，我俯身下去亲吻他们，他们仰着脸笑望着我——看着自己牛高马大的美国孙子那感觉总是有一点点得意的（六英尺二的我往他们旁边一站，跟个巨人一样）。在从机场回

<sup>①</sup> 萨拉索塔，美国佛罗里达州西部城市。



家的路上，我们顺便在市场里买了鲷参鱼，一回到家祖父就把它给烤了，除了加上点黄油、盐和新鲜柠檬之外，别的什么都没放——跟他做的每道菜一样，看来简单得难以置信，也就花个十来分钟的时间——但就是这个，也比我那一年在洛杉矶吃到的任何东西都要鲜美。祖母从来不做饭，我们家谁都知道：但凡比准备一碗甜麦圈难一点儿的事，她都是不会碰的。

晚餐后祖母点了支烟，祖父则倒上三大杯家酿的黑加仑伏特加。我们一块儿听着蚱蜢啊知了啊那些生灵的大合唱，一边望着黑色的海湾，时不常再挥赶几下蚊子。

“我今天带了个录音机来，兴许……我们能聊聊那场战争？”

“什么？”祖母的眼睛转了转，把烟灰弹到草地上，我想我看见她转眼睛了。

“你都四十了，现在倒想要知道这个啦？”

“我才三十四，”我看着祖父，他也微笑着看我。“怎么了？你们俩难不成是纳粹？想隐匿纳粹历史？”

“没有，”祖父笑了，“我们可不是纳粹。”

“你认为我都四十了？！”我再诘问祖母。

“三十四，四十，”她边说边朝我摆着手，嘴里还发出嘘嘘声，她发出这种声音时通常会带着那个惯有的手势，好像要把愚蠢的东西都赶跑似的。“谁在乎你的岁数啊，结婚去吧，快找个老婆去！”

“你怎么跟佛罗里达那些老奶奶们一样的口气呀？”我说。

“哼！”老太太的声音听来好像有点儿受伤。

“我就是想知道怎么回事儿，那场战争为什么这么可怕。”

“他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。”她一边冲祖父点着头，一边拿烟头点着我。

“亲爱的。”我的祖父开口了，就这么三个字，多余的一概没有。

我祖母点了点头，把香烟在玻璃台面上按熄，“你这么做倒也没错，你想写写那场战争，应该写。”

她站起身来，在我前额上亲了下，又亲了下祖父的嘴，把盘子都收拾回屋了。随后几分钟我跟祖父就那么坐着，听着海浪拍打着海岸的声音。祖父替我们倒上新鲜伏特加，他很高兴我先喝光了自己的。

“你有女朋友啦？”

“嗯哼。”

“是那个演员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我喜欢她。”

“我知道你喜欢她。”

“她应该是个俄国人呀，有那么一双眼睛。”祖父说道，然后他说：“你想谈列宁格勒，那我们好好谈谈它。”

“不是我谈，是我想听你谈列宁格勒。”

“呃，好，那我就说说吧，明天？”

他没有食言。在接下来的一周里，每一天我们都坐在水泥甲板上，我录下了他的故事。每天早上几小时，到中午休息一下，然后下午又接着来。我的祖父——在人多时（除他老婆以外的人）说话不会超过两句以上的这么一个男人，就是他，他的话，他的故事把我小小的卡带灌满了一个又一个，一本书根本装不下——真相，通常会比小说来得更奇诡，但也得靠一个好编辑才成。在我生命中，这是头一次听我祖父咒骂，听他公开谈论性、他的童年，谈论当年的那场战争和他如何来到美国。更多时候他只讲了一九四二年的那一周，那一年的第一周，他遇见祖母的那一周，他遇上他最好朋友的那一周，也是在那一

周，他杀死了两个德国人。

在他讲述完所有的故事以后，我又询问了一些小细节——姓名，地点，某些日子的天气状况等等。他容忍了我一小会儿，但最终还是探过身子把录音机停止键给按下了，接着说了句：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，我记不得我穿什么衣服，我也记不得有没有太阳出来。”

“我只是想保证每件事、每个细节都准确无误。”我申辩着。

“这你可做不到。”他说。

“这是你的故事，我不想搞得太操蛋了。”

“大卫！”祖父制止我。

“可还有几件事我没搞明白——”

“大卫——你不是作家吗？编啊。”

CHAPTER

1

我们根本不曾感到饥饿，也从来没那么冷过。我们睡着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能睡得着的话，总是梦见七个月以前没心没肺享用过的大餐——那些黄油面包呀，土豆团呀，那些香肠呀。吃的时候完全觉得怎么珍贵，尝也不尝就吞下肚去，盘子里还残留着很大片的肉渣渣——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人到来之前。本以为我们很穷呢，可到那年冬天再回过头去看，六月里简直就是天堂。

每到夜晚来临，风就一直刮，又刮得那么暴戾，当它停下来的时候反倒会让我们吃一惊。街拐角被烧掉的那家咖啡店，门窗被风吹发出的吱嘎声会突然停下来几秒，就好像有捕食者接近，小动物一下子被恐惧攫获而倏忽变得悄无声息一般。那些窗户框子都在十一月

被拆下来当柴禾烧光了。列宁格勒这个地方，再找不到什么木料可以烧。所有有木头迹象的东西：公园的长凳，乱七八糟大楼里的木地板条……一概不见了，一准儿是在谁家的火炉子里头吧。鸽子们也通通不见了，一定是被谁捉住，然后用解冻了的涅瓦河水给炖了。没人在意屠宰了鸽子，倒是狗和猫会带来些麻烦。在十月里，你会听到一些流言蜚语，说谁谁谁把家里的狗给烤了，分成四份作为晚餐。一听到这些话我们便会摇头晃脑大笑着不相信，并且想知道如果放了足够的盐巴，那只狗会不会尝起来味道更好一些。在那个时期，我们还有足够的盐——即使在什么都没有了的情况下，仍然还有盐。可到了一月份，所有这些传言就都变成了澄明的事实。除了那些最有办法的人之外，没人能再养得起宠物，如是，宠物喂养了我们。

关于胖和瘦一向有两个理论。有人说在战争前胖点儿的人更有机会存活下来——就算一周不吃什么东西，也不会让一个胖子变成骷髅；而另外一些人则说，瘦的人更能适应吃得很少，也相应地更能应对饥荒。我选择后一阵营完全是出于对自己有利的考虑——我生来就是个矮小的人，大鼻子，黑头发，满脸雀斑。让我们承认这一事实吧，我可不是女孩子们追逐的对象。但是战争让我变得比较有吸引力。而那些呢，那些在德国人入侵之前，壮硕如马戏团里的大汉一般的人呢，随着配给定量的一减再减，他们身上的肉就已经哗哗掉得不见了。相对来说，我却无肉可减。这情形就有点像被恐龙扳倒的小鼯鼠<sup>①</sup>，虽然被压倒却还可以一口一口吃着腐肉……我就是为匮乏、清苦的生活而制造的。

---

① 鼯鼠，是一种体型细小、外貌有点像长鼻鼠的哺乳纲动物。

除夕夜，我坐在基洛夫的屋顶上——这是个公寓大楼，我从五岁起就住在这里——看着那些粗粗胖胖的防空炮在云层下时刻准备着反击。（基洛夫公寓在一九三四年前没有名字，直到基洛夫被杀害之后，有整整半个城都以他来命名。）在那个时候，太阳只在天空上呆六小时，从这个地平线快速挪动到那个地平线，好像受了什么惊吓似的。每晚我们四个人都会在屋顶上坐上三个小时放哨，带着装满沙的桶子，铁钳和铁锹，浑身裹满所有能找来的衬衫、毛衣和厚外套，盯着天空。我们是“消防队员”。德国人认定急急攻进城里代价太大，所以他们转而决定围困我们的城市，想把我们烧死，炸死。

战争真正来临之前，有一千一百人住在基洛夫，可到除夕左近就只剩下将近四百号——大多数小孩在九月份德国人缩小包围圈之前就撤离了，我妈妈和我的妹妹塔西娅也去维亚兹玛投奔我舅舅。在她们离开的前夜，我跟我妈干了一架，这是我们之间仅有的一次干架，确切地说，也是我唯一反抗的一回。妈妈想让我跟她们一起走——当然了，远离这些侵略者，躲到我们国家的心脏地带，在那儿炮弹也炸不着我——但我是不会离开彼得城<sup>①</sup>的。我是个男人，我必须保卫我的城市，我要成为二十世纪的涅夫斯基<sup>②</sup>。也许我并没有那么荒谬，我有着十分纯粹的理由：若每个肢体健全的人都逃跑的话，那么列宁格勒就会落入法西斯手中。没有列宁格勒，没有这座工人之城来为红军制造坦克和步枪，俄国还有什么机会可言呢？

可我老妈却认为这是个非常愚蠢的辩解。我还没到十七岁，从来没有焊接过任何装甲车，离被登记到军队招募名册上也还得有差不多

① 彼得城，列宁格勒的别称。

② 亚历山大·涅夫斯基（约1220—1263），俄国民族英雄。

一年的时间，保卫列宁格勒跟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。我无非就是给列宁格勒添多一张要吃饭的嘴罢了。我完全不理睬这些“侮辱”。

“我是个救火队员，”我告诉她这个是因为它是千真万确的，“市政厅颁布了命令，成立了一万个消防小组，我是基洛夫第五消防纵队的荣誉长官。”

我妈妈还不到四十岁，却已经头发花白了。她坐在餐桌对面，用她的双手捧着我的。妈妈是个非常非常矮小的女人，还没有五英尺高，但我从落生那天起就一直很怕她。

“你是个白痴！”她说我。这个词听起来很有侮辱性，可她一直以来都这么叫我，管我叫她的小白痴，叫来叫去的到后来我也就习以为常了，把这当作是她对我的昵称。“这个城市在你之前就有了，在你之后也会继续存在。但是，塔西娅和我需要你。”

她是对的。一个好儿子、好哥哥一定会跟着她们走的。塔西娅那么崇拜我，我从学校一回家，她总是跳到我身上来，给我读她在学校写的那些傻乎乎的小诗——这些小诗是她的家庭作业，为了纪念那些在革命中牺牲的烈士。她在作业本上还会涂抹一些我的大鼻子小漫画，总而言之，叫我想要掐死她。我没有任何欲望跟着妈妈和小妹妹在这个国家流浪，我十七了，对我自己的英雄主义目标充满信念。在战争伊始的第一日，广播里就播放了莫洛托夫的宣言“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！敌人必败，我们必胜！”且这些宣言被印刷成数千张标语张贴在城市的墙壁上。我相信这一誓言，我也不会眼见着敌人来袭时逃跑，更不会错过这场胜利。

妈妈和塔西娅次日凌晨就离开了，她们坐了一程汽车，又搭了一程军车，穿着开帮露底的靴子在乡村道路上走了数也数不清的路。她们终于到达目的地了，但是也花掉三周的时间。妈妈给我发了封信来，

在信上讲述了那段旅途的恐怖和疲劳——兴许她是想让我对抛弃了她们的萌生出罪恶感吧。我确实有罪恶感。但我也知道她们的离开，对我而言兴许倒是件好事。一场恶战即将来临，她们不属于前线。在那一年的十月七号，德国人占领了维亚兹玛，打那以后，妈妈的信就再也没有来过了。

我想说的是，她们走了以后我很是惦记，在某些夜晚也特别孤独，还总会想念妈妈烧的菜。可从小我就幻想着有那么一天能独立生活，我最喜欢的传说、故事讲的都是些以智取胜的孤儿们，他们能够走出恐怖的黑森林，有办法历经万难、打败敌人，最后逃出生天，并在云游四方的途中寻到了金银珠宝。当然也不能说我是高兴的，因为太饿了，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。但我相信至少这是有意义的。如果列宁格勒沦陷，那么俄国就沦陷了；如果俄国沦陷，那么法西斯就征服了全世界——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一点。我对此至今仍然坚信不移。

对军队来说我是太年轻，可我也足够岁数去白天挖防坦克壕沟，晚上在屋顶上放哨了。消防第五纵队的队员们都是我的朋友：维拉·奥西波夫娜，一个有天赋的大提琴演奏员；安托科利亚斯基家的一对儿红头发双胞胎——这二位唯一的、人所共知的天赋就是能很和谐地一块儿放屁。战争初期，我们在屋顶还能抽上烟，摆出副勇敢、坚强的士兵范儿，再拗出个方正又坚定的大下巴，扫描着空中的敌人。可到了十二月底，列宁格勒已经没有香烟，至少没有用烟草制成的香烟了。总有几个不知死活的家伙会把落叶碾碎卷进纸里，并把卷成的东西称为“秋之光”，他们声称若是碰巧找对了树叶的话，“秋之光”抽起来味道还蛮不错的。但在基洛夫公寓这是不可能的事，它离



最近的一棵还站着的树也特别远。我们在闲暇时就去捉老鼠，那些老鼠心里一定这么念叨着：城市里没了猫，就是抽了猫的老祖宗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啊！直到它们终于意识到纵使在垃圾堆里也刨不出任何食儿来的时候。

几个月空袭之后，我们都能根据飞机引擎声辨别出是何种机型，那天晚上的是容克斯88<sup>①</sup>。连续几周的夜里都是这一型号的飞机，它们代替了很容易被我军战士击落的亨克尔和多尼尔轰炸机。列宁格勒在白天看来是那么凄楚可怜，可到夜幕降临以后，这个被围困的城市却有一丝奇异的美丽。

月亮升起时，在基洛夫的屋顶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列宁格勒。海军塔的塔尖（塔尖已被漆成灰色用以防避轰炸）；彼得保罗要塞（在其尖顶也覆盖上了伪装防护网）；圣伊萨克大教堂的圆顶和喋血教堂；邻近建筑物的屋顶上也有其他人员配备了高射炮；而在早些时候，波罗的海舰队已经往涅瓦河抛下了铁锚，舰艇漂浮在河面上，船上身穿灰色制服的高大士兵们在朝着纳粹的炮兵阵地打枪。

最为壮观的场景就是空战了，容克斯88和苏霍1在城市上空盘旋……通常我们看不见这种场景，除非它们能被强力探照灯给捕捉到。苏霍1的机翼下方涂着几颗大红星，为的是让我们自己的炮手好识别。每过几个晚上，空战就会把这个城市装点得如同舞台般明亮。速度较慢又笨重的德国飞机尽量在低空飞行，企图靠近速度较快的俄国战斗机，好让他们的枪手能够瞄准。容克斯88被击落时，燃烧的机体就像来自天堂的坠落天使一样，整个城市的屋顶会突然爆发出一阵轻蔑的呼声，所有的狙击手和消防队员都会挥舞着拳头向胜利的俄

---

<sup>①</sup> 容克斯88，二战时一种飞行速度很快的轰炸机。